

# 把生命交给党

■ 剑 钧

来我往,如同走亲戚。

二

在世纪之交的最后一个金秋,两个老战友又重逢了。马玉祥一进魏巍的家门就大声说:“老哥,我们来看你了!”“好极了,好极了!”魏巍边说边拉着马玉祥的手坐到沙发上。魏巍对马玉祥说:“9月27日,我去了阅兵村,到了你曾经的部队。我把咱们几个人在哈尔滨拍的照片拿出来,给他们一个一个做了介绍,还特别提到你在离休后办起‘家庭活动站’,继续发挥余热的事儿。他们都希望你抽时间回部队看看!”马玉祥点头说:“要去看看的!”

魏巍转过头对我说:“老马还保持着老英雄的品质和雷锋的风格啊!他自己从不张扬,他的英雄事迹,家乡人过去不知道,现在都知道了。”

“谁叫我是共产党员呢。”马玉祥坦诚地说,“我不能忘记,17岁那年要不是党收留了我,就没有我的今天,我的生命是党给的。从19岁入党的那天起,我就想,我要把自己的生命还给党,要真还,不要假还!”

马玉祥的肺腑之言深深打动了我在回去的路上,我就这个话题和我聊起来。他告诉我,他老家在山东莱州府昌邑县,当年家里穷,为了活命,爷爷领着家人闯关东来到了松嫩平原上的青冈县七排九村。

“那会儿苦啊。”马玉祥说,“我10岁那年,姥姥扯了几尺蓝布,一针一线给我缝了一件裤衩,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件新衣服,穿上乐得合不拢嘴,屋里屋外、院前院后不住脚地走,只希望让人看到我穿上新衣服了。”

马玉祥16岁那年冬天,家乡来了共产党和土改工作队。马玉祥家分了5垭地、两间房和一匹马。

“5垭地,好大一片呀!我学着爸爸捧起脚下的黑土闻了又闻,好香啊!”马玉祥感慨地对我说,“我至今还记着父亲的话,咱家祖祖辈辈都是打活的,现在有了地,有了房,都托共产党的福,咱翻身了可不能忘了共产党。”

17岁那年秋天,马玉祥在井边摇着辘轳打水,迎面走来3个当兵的。“小兄弟,打水呀,我帮你摇吧。”一个战士将步枪交给同伴,攥住辘轳把儿就摇了起来。两桶水打满了,马玉祥拿起扁担却没有走,羡慕地看着他们那身灰军装,说:“你们是路过?”战士告诉他:“队伍马上就要上前线了,国民党军扬言要打回来,说要反攻倒算。”

“啥是反攻倒算?”马玉祥不懂。战士问他分到地和房子了吗?他说:“分了,我家分了5垭地、两间房,还有一匹大白马呢。”战士告诉他,国民党军若打回来,你家的地和房子还要给地主老财。马玉祥急了,说:“那可不行,我和他们拼了。”就这样,马玉祥告别了父母,走进了共产党的队伍。他们村还有几个青

年应征入伍,乡亲们给他们戴上大红花,敲锣打鼓吹着喇叭,把他们送到了镇上。

“那年秋天,我们青冈县有1000多人当了兵,组建了新兵10团。”马玉祥说,“从入伍那天起,我就把生命交给党了,是党让我穷苦人翻身得解放,走进革命队伍,我才真正长大了。”

三

回到宾馆,马玉祥依然在兴奋中。晚上,他讲起他入党的故事。马玉祥参军不久,东北民主联军就改为东北野战军。马玉祥所在连队被编为1纵队1师炮兵2连。辽沈战役后,有一天,马玉祥在沈阳铁西区执勤,一个人就抓了20多个逃窜的国民党军俘虏。连长夸他胆大心细。他腼腆地说:“连长,连里的党员,每次打仗都冲在前头,我是向他们学的。”连长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:“小马啊,好好干,你也会入党的。”

马玉祥把连长的话记在心里。不久,部队离开沈阳,奔向山海关,向华北挺进。马玉祥每到一处,放下行李就帮着房东提水劈柴,拾掇院落。大伯大娘都乐得合不拢嘴,说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好。马玉祥虽说还不是党员,听了这话心里也美滋滋的。解放天津时,马玉祥往返奔波运送炮弹,背着几十斤重的炮弹,一口气能跑上一里多路,累了就趴地上喘口气,气喘匀了爬起来再跑。他心里有个信念,要入党就要做出个党员的样子来。

平津战役胜利后,在部队挥师南下的路上,马玉祥实现了他的愿望,光荣地站在党旗下宣誓。那天晚上,他激动得一晚上都睡不着,悄悄走到外面,望着众星拱月的夜天空想:“我从今天起就是党员了,我一定要对得起这个称号。”

1949年10月初,马玉祥和战友们行军到了湖南,队伍里传来新中国诞生的喜讯。他们蹦啊、跳啊,兴奋极了。当晚,连队在长沙城西宿营,连长和指导员向战士们通报了国内形势,讲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还说到长沙的陈明仁、程潜也准备起义了。

“我当时想,用不了多久全国都要解放了,从此可以过上和平安稳的日子了。”马玉祥说,“谁承想还不到一年,美国人纠集的‘联合国军’就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。毛主席一声令下,我所在的部队迅速拉到辽宁铁岭待命。作为党员,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,我责无旁贷。1950年10月,我又跟随38军第一批来到了朝鲜战场。”

那天,我听马玉祥讲得最有分量的一句话就是,“我要把自己的生命还给党,要真还,不要假还”这句话,让我看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。马玉祥从17岁入伍到78岁去世,一生都在为崇高的信仰而奋斗,因而他的生命不死,精神常在。60多年来,他用行动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情操,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,共产党员永远都要走在时代前列。



回望初心

幸福之根,复兴之源

1952年11月13日,在上甘岭以南537.7高地北山前,我志愿军指战员同敌人进行着惨烈搏杀。就在这时,一支标杆树立,战友把他作为榜样;一把火炬高擎,鼓舞着战友火热的斗志;一杆红旗漫卷,展现出共产党人压倒一切敌人的傲骨。他就是志愿军第12军31师92团6连共产党员、班长程荣庆。

程荣庆所在6连于11日接替兄弟连守卫北山。程荣庆带领7班,负责坚守7号阵地。进入阵地后,他仔细观察了周围地形,对全班同志说:“我们守的是主阵地最前沿,正对面是敌人控制的制高点,敌人进攻,我们这里首当其冲,是坚守主阵地的关键。敌人来了,坚决消灭,阵地一寸都不能丢!”随后他又指着地面说:“战壕和掩体都被炮弹炸平了,赶快动手,修好工事,才好保护自己,消灭敌人。”

在程荣庆带领下,7班在天亮前完成了全部战斗准备。

第二天早晨,敌人的炮火对我阵地进行狂轰滥炸。听着炮声向后延伸,程荣庆立即带全班跃出坑道,奔向各自岗位。他沉着冷静地观察着敌情。当看到敌人距阵地约三四十米远时,他大喊一声“打”,战士们手中一批批手榴弹砸向敌群,敌人顿时死伤一片。首战大胜,战士们都高兴地跳起来。这时,程荣庆却高喊道:“赶快隐蔽,防备敌炮,敌人是不会甘心的!”

果然,敌人又开始了炮轰,接着是敌人又一轮的攻击。就这样,程荣庆带领全班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。战斗中,程荣庆右手握着的拉断弦的手榴弹突然落地,他赶忙用左手抓起来投向敌群,鲜血直流。杨路长立即撕开急救包帮他包扎。战士们知道班长负伤,都劝他下地去休息。程荣庆却忍着剧痛,举起左手微笑着说:“你们看,右手抬不起,还有左手,照样投弹消灭敌人。我一定跟大家一起守一起打,决不能下去。”

程荣庆忍着伤痛,带领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几次轮番进攻。

杨路长发现程荣庆正面的敌人多,



情感兵站

眺望,军人的情感故乡

## 涝坝

■ 邓 鑫

他当兵的戈壁滩十分荒凉,营区附近只有来往的骡队和牛车碾压出的一条土路。夜深时,常能听到野兽在远处吼叫。

离营区稍远的地方是一处蓄水的涝坝,那是唯一可以碰见生人的地方。羊信赶着羊群去那里饮水,农人套着架子车去那里取水浇地,偶尔也有年轻姑娘去那里浆洗衣物。

每隔一段时间,他和战友们也要去涝坝取水,拨开浮在水面上的羊粪蛋或草屑,把水装满铁桶拉到炊事班。去涝坝拉水是连队最轻松的差事,赶着牛车去再赶着牛车回来,路上可以惬意地眯上眼睛,闻闻路边沙枣花散发的香气。去涝坝取水的那段路途,是他平日走得最远的地方。

第3年兵结束的时候,部队选取志愿兵,他也写了申请,但因名额有限没留下。那天,他打点行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戈壁滩,离开了3年的涝坝水。

这些往事明明浸透了人生的酸涩和苦楚,但他说起这段经历时,目光里竟充盈着满满的幸福感。一句“吃苦不言苦,苦也不苦”,仿佛是给自己的

那一年全团集会操,我们得了第一。那一年年终总结大会,我上台领过奖。那一年枪代炮射击,我班取得全营第一的成绩……回忆戛然而止。阳光静悄悄地打在每个人的脸上。

曾经的金沟屯沙梁子军营,曾有一群虎虎生威的坦克兵。

在去往坦克车库的路上,我们仿佛走在铁甲的履带上。当年,一批批年轻的坦克兵就是从这里跃出,驾驶着战车穿山越岭,经受硝烟弥漫的沙场洗礼,百炼成钢。

虽然坦克团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,但在坦克团官兵心中,那些曾经相伴的青春岁月,那些嘹亮的口号声、军歌声一直在我们心中没有消逝,成为我们一生的精神家园。

# 战士的誓言

■ 裴定三

而且越来越近,以为程荣庆左手投弹不方便,火力不足,准备去支援,却看到程荣庆抱着冒白烟的爆破筒,突然翻身冲出,把爆破筒摔进敌群。当程荣庆返回敌位时,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,他立即扑在地上。战士们发现他右腿的血已经浸透了裤腿……战士们关切地询问他,他却挥挥左手说:“我没事,我没事。”大家看他伤势太重,提出送他进坑道休息。他摇摇头说:“我是党员,战斗就是我的任务,就是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守在阵地上。”

战士们纷纷表态要像班长那样,不怕流血牺牲,坚决守好阵地,请放心!程荣庆却坚持不肯离开阵地。杨路长见说服不了程荣庆,就转身跑去向连长报告。等连长前来到动员他下去,他还是坚持说越是有危险,党员越是要冲在前。连长看劝不动,就严肃地命令道,党员要服从命令听指挥,现在是我命令你下去!接着,又安慰他说:“7号阵地有我在,你放心下去吧。”程荣庆这才让战友背进坑道。

下午,战斗越来越惨烈。敌人疯狂

军旅人生镌刻了一枚金子般的印章。

那天,我和他踱步在乡间的土路上。我告诉他,他曾经的老部队现在不仅装备精良,而且战士们生活保障越来越好,战斗力越来越强……他皱皱堆起的脸颊时笑成了一朵花。

他俯下身,晚风正拂过金色的稻田。在这片红土地上,又一茬稻穗等待成熟。它们像眼前老兵,栉风沐雨,坚韧顽强,曾经吃过的苦最终变成了沉甸甸的人生。

## 雪糕

■ 清 臣

那年夏天,我到海拔4300米的边防连采访,赶上了一位四级军士长和一名中士下山办事。军士长问战友,有没有什么要带的,赶紧说,能捎上来的肯定都捎上来。一时间,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,军士长认真地记着,生怕忘了什么。这时,一名上等兵吞吞吐吐地冒出一句:“班长,能带一箱雪糕上来吗?”瞬间,空气仿佛凝滞了,战友都把头转向了他。好半天,有人搯了上等兵一拳,笑笑说:“你小子想啥呢?”

上等兵羞涩地说:“我就是想吃雪糕。”军士长沉默了片刻,突然说:“可以。”他们拿了一件军大衣,坐上了下山的车。望着窗外连绵的雪山,军士长心里涌起阵阵酸楚。其实,“想吃一根雪糕”这个奢望,在他心里也埋藏很久了。在家想吃就能吃到的东西,在这高原啃所,敢想、敢提都需要勇气。

150公里的路程颠簸了近3小时。两名老兵来到一家超市,选好一箱牛奶

猛扑,被我方一次又一次击退。然而,随着一次次的战斗打响,6连的伤亡也在增加。最不幸的是连长牺牲了,后来代理指挥的司务长也牺牲了。阵地上没有干部,大家推举杨路长去坑道里,让报话员向营里报告派干部来。当杨路长向报话员正说着时,突然听到:“我上!”一看,是程荣庆。他说:“敌人炮火封锁这么厉害,从后面派人不容易,阵地等不得。”

大家对程荣庆说:“你伤这么重,哪能行?”程荣庆坚定地回答:“我用党性保证,我一定能坚持战斗!”就这样,杨路长背着程荣庆上了阵地。程荣庆向大家宣布誓死守住阵地的决心:“要打胜仗,阵地不能中断指挥,现在我代理指挥。如果我牺牲了,由赵金铨、杨路长代理。我们要保证人在阵地在,一寸都不丢,大家有没有决心啊?”

大家看着自己的班长,听着他的誓言,受到极大鼓舞,齐声高呼:“有!有!有!”

看着战士们群情激昂,程荣庆缓缓举起拳头说:“好!我们来向党宣誓。”大家齐刷刷地举起了拳头,跟着程荣庆大声宣誓:坚决守住阵地!我们要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!

敌人再次反扑了。程荣庆边指挥边痛击着面前的敌人。在一次打退敌人反扑时,一发炮弹落到他旁边,翻起的尘土埋住了他。旁边的战士马上去救援,把他拖了出来。他一只眼受伤流血,另一只眼被灰土蒙住,睁不开。大家又劝他回坑道。他用微弱但很坚定的声音说,我向党宣誓了,一定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。我看不见,听见。你们告诉我敌人的方向和距离,我就往那里打!就这样,程荣庆带着重伤,兑现着对党的誓言,带着战友们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敌人。

打到傍晚,敌人发起了最后的疯狂进攻,7号阵地上只剩下程荣庆、杨路长和朱宗林。他们互相鼓励,互相配合,用手榴弹猛炸敌群。这时,程荣庆忽然倒在地上。他左手举起手雷,高呼“共产党万岁”“毛主席万岁”,将手雷投进敌群,敌人丢下大片尸体,我军再次取得胜利。

随后,杨路长背着尚有一丝气息的程荣庆返回坑道,程荣庆却再也没有醒来。战后,程荣庆被追记特等功,获“二级战斗英雄”称号。他的英名被载入史册,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。

雪糕。军士长把雪糕用军大衣裹好,交到中士手里说:“你赶紧搭顺风车往回赶,剩下的我来办。”

中士紧紧抱着一箱雪糕,着急慌地搭上一辆顺风车,一张“高原红”的脸蛋露出一丝焦急,不时地把手伸进大衣摸一摸箱子还冰不冰。车在盘旋的山路上疾驰,轮胎碾压掀起的沙土随风而起,中士的心跳也跟着时间的流逝在加快。

终于回到了连队,中士兴冲冲地打开包着的军大衣,拆开箱子,围成一圈的战士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品尝这来之不易的雪糕。可惜,雪糕最终还是化成了水。大家你啣着袋子里的雪糕水,脸上洋溢着久违的满足感。

那次我也跟着沾了光,把一根雪糕棒用得没了一丁点水分,心里甜得跟喝了蜜一样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5279期

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那天,我有幸参加了“坦克团作训股战友重访金沟屯”活动。位于金沟屯沙梁子的坦克团老营区深深震撼了我的心,归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
驻守金沟屯沙梁子的坦克团是从抗日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英雄部队,1977年从内蒙古凉城县移防到河北省滦平县。2003年坦克团撤编,金沟屯这座老营盘成了坦克团官兵心中永恒的记忆。当年,是坦克团官兵在沙梁子上用双手建起了现代化营房,度过了军旅人生中一段难忘岁月。

大巴车刚进入金沟屯,车上的人就兴奋起来,伸长脖子往车窗外看,透过遍地的高粱、玉米和水稻,老营盘的围墙和高耸的水塔越来越近。

金沟屯地处燕山山脉深处,西有滦河经过,南有老公山,北有沙梁子,地理位置非常利于隐蔽疏散。坦克团在金沟屯西,一条铁路从营门前穿过。部队既可随时以铁路输送机动出去,也可沿滦河沙滩直插任务区阻敌进攻。部队平时训练就在滦河河边,那里有连绵的沙滩地,建有驾驶障碍场、小型射击场……

当年移防到金沟屯时,这里没有一间现成的营房。那时,沙梁子不长树,稀